

朱子語類

四之六 性理

□ 13
2939
8



13
2939
3

朱子語類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
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
未泯如劉宗公論入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
為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長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盖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海若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
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可學

去五味均平藏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德明

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

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故人之性字為性字始兩在之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

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入物之別

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朱子語類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

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

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

為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長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盖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

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見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德明

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備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故人之字為性字姓兩在之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入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

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光大凡物事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必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大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士毅錄作以不能推言則不能無

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

一猫又方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更善異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個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堯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個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

一似都無了堯孫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敬仲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本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其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

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舍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措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關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

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此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其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裡過來德輔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雉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

一處而全畫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卻事
事理會得此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昧

虎遇藥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公

正個

有飛蟻爭集于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便是
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夫道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
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廣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
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惟悴他有箇好惡

在裡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

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

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

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

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平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

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此子邪處未嘗有此子小處又

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生恁地夫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執大黃寒此
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
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
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

仁先生曰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入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入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實却堅久難壞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在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丁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

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簡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个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問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獺之類是也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本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

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
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陰氣
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方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

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成賊之便枯悴

不復悅懌池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

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

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

只看成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

向下頭向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上頭本乎天

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性如鳥獸頭

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銖錄云本乎天者親

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上是親乎上

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更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苦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

後又結苦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

冬開花難謝如水仙至晚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

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

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

散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

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

氣將脫也廣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語類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子。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子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溥。以下論氣質之性。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

化之理是形而上。董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其間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總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可學。

因看管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久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計

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卻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形體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錄云若指有知覺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

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着落錄云人傑必大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丰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聽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主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必大錄此云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關一之理但

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亦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被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

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營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管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

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大但能守禦本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

痛如千夫一人一已百人十已而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字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已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個

問氣質之性曰絕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裡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餘
性只是理然無那來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鋼此理順發出來蔽鋼少者發出來天理

勝救銅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為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感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首世俗陶陶知我者希不知其書如何說想亦是擔當不得如果

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與大家知賀孫

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裡出若不從這裡出有甚歸着如吾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体于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

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別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其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離乎陰陽而為言道天口開稟之偏難除釋氏云如水中鹽色中膠取不出也病翁愛說此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去偽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滾來滾去便有昏明

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備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善有惡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入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為有清濁之殊曰才說着氣便自有

寒有熱有香有臭儒用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滾來滾去便有不正

如陽為剛
陰為柔

濁之類
○士殺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

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不知那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
問趙書記一曰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
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起云
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
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
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

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

錄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

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

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

清明氣微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

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

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

要變化氣質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豈言氣質只

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質之偏自消功夫

自成故不言氣質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

是被這氣質害如氣質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

一向柔弱之類，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
 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
 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璘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
 伊川謂是氣稟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
 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稟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
 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稟不同，便有相似處，故
 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
 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
 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
 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曠說
 不盡了。孟子說得籠，說得疎畧。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
 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
 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
 荀揚說既不是，揚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
 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必得一個氣字。耳。程子曰：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力行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
 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水
 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其以為極有
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
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
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裡有三品來孟子
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
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
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
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
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
只說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
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

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个善這人惡却不論那一原處
只是這个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
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
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
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
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
如這理寓于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个氣只是氣強
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
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
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着子不肖父亦管他
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柄錄云
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于氣質
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

得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貴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去督責得他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向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質偏則理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于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于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其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三說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

性它這且是滾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云云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鵠突雖是鵠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不便是惡德這不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不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着得性字故才說性便是落于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滾說

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幹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又問所謂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云云曰它這是兩個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言語要須為它作文補這裡始得它當時只是滾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頽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它後面有一句說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是它這一段說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都是用這氣去尋个道理夔孫

先生言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其嘗謂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个氣字欠个來歷處却成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似也少个氣字
也。問或有此子不親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子口更不曾得開。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則人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于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

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

用儒

理在氣中如一個明珠在水裡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裡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裡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裡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間以為人心初發有

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于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極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裡坐他心裡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注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個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

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求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物，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湏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必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于這此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

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于生質，更不修為，湏是看人功夫多寡。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湏着如此，就方盡。開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開祖

性有濁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揚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

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
 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様或厚於此而薄于彼或通
 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
 工于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
 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于親而薄于他人如明皇友
 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
 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
 中只通得一路故于他處皆碍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
 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
 這个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入適逢其
 會所以如此如箕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其好者

則質美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個
 間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
 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
 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
 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温公論才德如何
 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
 是才亦是德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
 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美
 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
 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
 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替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臨漳士友錄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說是如

此然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丹均瞽瞍生舜事

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人氣便是

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

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節

人性如一團光煨在灰裡撥開便明格

問氣稟云云曰天理明則彼如何着得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

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個

問指屋柱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

說氣稟曰然可學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舉

了翁責沈說曰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教句如何恁說得

好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

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

值遇不一下蓋言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

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道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

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個觀之

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

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個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擊愚賢者皆同錄少異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

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

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

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

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

之性善人是勉出氣說海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

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

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

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

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一本作衰

便為貧為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天天有那氣生一

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

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

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

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

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

許多職事理別本云道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

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

再任者天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入做官便有許多
物一齊越作後未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乏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
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裡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
只在裡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裡面纖毫皆
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
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
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
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
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
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

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
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以氣字寓淳錄自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
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
出於理命之變者出于氣質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平
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
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
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
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之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
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

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七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聞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于水入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

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復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賤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

吾頃

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如何得均平？且以白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個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捺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裡說我特地要生個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裡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

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于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看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

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个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太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泔泔地只有此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可學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于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揚

語類卷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謂據某者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賀孫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道夫

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賀孫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



也所受者氣也寓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
做道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兼
生之理謂性節
性只是此理節
性是合當底同
性則純是善底同
性則天生成許多道理同
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同
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
君臣有君臣之理節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德明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
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
則曰性淳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個人影子
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
是義之善到動極後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
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
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
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

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
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淳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
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德。明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砥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
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揚
致道謂心為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為問。先
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退而發明曰。先生
道理精熟。容易說出來。須至極。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
體是如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

其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各
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
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
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又云。先生太極圖解云。動靜者所
乘之機也。蔡季通聰明看得這般處。出謂先生下此語
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
無形而氣却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
之無動靜。又舉通書動靜篇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
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
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先
生因云。其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便是這般
所在。都說不到。因云。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

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寒，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其人同，在那裡，其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連遷便作西銘等解，下論心以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惟心無對方子。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淳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敲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着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節。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心者，氣之精爽，節。心官至靈，藏往知來，靈。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力行。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端蒙。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

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廣

問心之為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本之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雖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下夫消穢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

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和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自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未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覺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因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惻然

槁木其耳自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散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淳

問先生前自以揮扇是氣節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節

問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匿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人傑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備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葛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道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道不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脚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腔子上也義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大極陰陽，自是陰陽性。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高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總論心性以下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子曰：心與性如何分別？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別？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虛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

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或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便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一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學蒙方子錄云：性本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孰久則自見。淳生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一心字鏡錄作性。升如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夔孫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寓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個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蓋卿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節。

鄭仲履問：先生昨說性無不善，心固有不善，然本心則元

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你而今却不善了。

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只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蓋卿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

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

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

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

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

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高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所難說，嘗曰性

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德明。

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可學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自有這情

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方子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

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

端情也，性則理也。敬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力行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
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
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
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
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亦只
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
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前皆出於心而其所
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
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發見道舉經史不錯
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
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

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此是觀之間玩物
之說主其事曰也只是矜字道夫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絕發便是情情
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個包籠性情底大抵言性
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
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
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
曰若不用明破只恁誣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
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背於古人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
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
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裡到

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個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_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个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个截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裡面此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穀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邪是也包裏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个沒思量底只會生又如吃

藥吃得會冷病是藥力或凉或寒或熱便是藥性至吃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義剛

舊有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个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个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見得心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個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

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個
心便教人識得個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個道理存着
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
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硬似
性外別有一個知覺了

或問心情性曰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
中只有仁義禮智發之為惻隱辭遜是非乃性之情也
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那裡至玄
至妙一向說開去便入虛無寂滅吾儒論性却不然程
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無病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
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話說了

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
會才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
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故信其
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
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吃
得真个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
說去謙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
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適心好
性無不善一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
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于
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

側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裡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存養乎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窮理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一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此明白磨些不覺自光若一此字光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為仁是要做工夫去為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

為禪上蔡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裡說入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个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真學問只要心裡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

而然也謙

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一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蓋脚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性是本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求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

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錄明作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清非籠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心統性情故言心之體用嘗跨過兩頭未發已發處說仁之得名只專在未發上惻隱便是已發却是相對言之

端蒙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夫處端蒙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

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為言爾非是性是一個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個地頭如此懸隔也端蒙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皆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底說却一齊差却或曰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見成說底說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備

性主具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則屬心已發理應則屬心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已發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方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椿

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夢孫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皆因言心性情之分自程子張子合下見得定了便都不差如程子諸門人傳得他師見成底說却一齊差却或曰程子張子是他自見得門人不過只聽得他師見成說底說所以後來一向差曰只那聽得早差了也備

性主具字許多道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則屬心已發理應則屬心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運用已發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方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椿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兼論意以下

心意猶有痕跡如性則全無此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裡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

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士毅

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

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而後用其意○義剛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

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臭便是意士毅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

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

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

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

以見心兼論志以下

心之所之謂之志目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

從之從日知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

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

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與意都屬情情

字較大性情字皆從心所以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

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個。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陷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

天才稟于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

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以下兼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陷曲折恁地去，底才是

那會如此，底要從頭萬緒皆是從心上来。道夫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

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

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

也道夫

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_得事業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來做_得但温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為它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裡多故為才

問能為善便是才曰能為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為善便是才則能為惡亦是才也人傑

論材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不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渾咏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朱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

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人傑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了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卓付

語類卷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語類卷第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者兼體用談隱費而言也節。以下道理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可學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

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

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闕祖

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以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由謂之

道節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本理相

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

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節

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節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

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節

只是這箇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其為仁義禮智當時因言文路子之說而及此

理只是這一個理理舉着全無欠缺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上言着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一個道理自然血脉貫

通端蒙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裡去自家也從那裡去文路子不從那裡去自家也不從那裡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節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節

李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李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人傑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節理無事則無所依附節

語類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人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于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兼論德以下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德是得于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節問汎觀天地間曰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

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摠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淳論體用以下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

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寓

體是這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不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節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節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

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方子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問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

大節

誠者實有此理節下論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一作只是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砥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踈植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過以誠敬

誠只是實敬只是誠端蒙

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幹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

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

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夔孫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

誠敬尚是着力雜論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

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

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

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夔孫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个自然之實信是个人所

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可學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端蒙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

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如怒本以推已及物得名在聖人則以已及物矣。端蒙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薄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

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

又安得有是各乎植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

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誠與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

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

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

氣而言去偽

問仁義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

性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

為空也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以下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祖道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
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
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
今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充王月令
載中央土以此人傑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
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
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餘與枝

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
在夏則見其有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實意在
冬則見其有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
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
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
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
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
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
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
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闕祖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

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

嘗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个道理分

為兩個又橫畫一畫曰兩個分為四個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為四箇處曰一個是仁一個是義一個是禮一個是智這四個便是一個種子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節

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

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

仁色禮義包智方子。節同佐同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是陰底一截淵。方子錄云仁義是發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

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

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入肚臟有計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个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個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個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

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

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

辭遜三者他那个更收斂得快個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深作藏不測是智苗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看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絲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冰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佐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仁義禮智性之太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人傑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

此推之可學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
仁與義禮智一般渾

鄭問仁是生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
生時全見是生到夏長時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
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皆做四
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渾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
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
二物只是斂此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可學

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

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
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
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
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
水皆無有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
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
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時舉

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二
三仁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

貞猶言東南西北一个是對說一个是從一邊說起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
 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
 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
 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
 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
 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

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其下乃云好問好
 察遜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
 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曰理固是一貫謂之一
 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
 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
 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末底又曰心
 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
 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
 伊川種穀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
 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入之所以羞惡者是觸

着這宜如兩個物事樣觸着宜便羞惡 只是一

事節。未教。語有脫誤。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為元又曰文言上

甲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為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入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即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美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為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錄
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又曰看公時一般氣象如何私時一般氣象如何德明

蜚脚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為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本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眾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盖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溫和底意思，義便是个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个收斂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

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裡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个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問：仁即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性，如入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脚智是右腳。蜚脚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脚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道夫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

言
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
喚做相生也得便湏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
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
仁字如入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
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
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
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
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
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將聖
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
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

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
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
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个渾然溫和
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
只就人身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
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
只是這意思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己已私以復於禮自
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于都有這
个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
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湏是如此看孔門弟子
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
理會得了今却是這个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

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个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裡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

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如知福州是一个入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

云仁是天理之統體先生曰是上南升。疑與。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
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知
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德地便
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扇熱時人自
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
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
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絮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
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
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
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木寒後

不成便熱湏是且做個春溫漸次到熱由地太熱後不
成便寒湏是且做個秋涼漸次到寒由地所以仁義禮
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
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
意在裡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
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
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
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
時便冷明作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自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
善總于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裡洪壽同。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拱壽同。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個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入體認得這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淡說鶻突了，亦不得。熹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蔽。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

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裡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個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明作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于心者，為之不合于心者，為之。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

言委
蓋仁是此心之德亦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
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
纔說合于心者行之便便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
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實
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
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
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夫仁亦在乎孰之而已矣文蔚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
個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若生之徒堅強者死
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

之溫泚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
于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
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
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裡面唯仁
魚統之心裡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
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
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
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体
認得○試自看一個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
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為仁之
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
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

惻是初頭字，隱是痛蓋，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二夜方說前，三條以後，條又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不敢移動。冰

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仁者，是兼體用而言。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已復禮，惻隱之心之類。闕祖節同。

直卿云：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先生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此等處，須入自看如何。一一說得，日日將來看，久後須會見。

得佐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已復禮是也。難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餘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方

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節

仁則固，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二者是仁也。方

孰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

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恕，道夫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瑞蒙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李通語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

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

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

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

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拱壽同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余正叔嘗於先生前論仁曰仁是體道之全曰只是一个小

渾然天理文蔚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為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

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此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

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

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

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

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雉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

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

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

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三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个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說仁人如糖皆道是甜不自覺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闕祖

或問仁當何訓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曉得大意通透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高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仁固孫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闕祖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

仁包四德首仁矣安有不覺者乎道夫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

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

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

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

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

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个宜底意思是義有个讓底意

思是禮有个别白底意思是智有不愛底意思是仁仁

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

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

却不然浩曰二字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

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空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單邊事

德明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問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說焉，遂蹉

過仁地位去，說得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淳

余景思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亦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如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道夫。

仁○雞雛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嬾。○天理著見

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即皆是○切脉同體說多不能記
也○孟子便說个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
取○孔子教人仁只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
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剥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
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別亦
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于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
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方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
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温厚底物事却被
他門說得擡虛打險瞞眉弩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
吞沃百獸之狀盖自知覺之說起之麒麟不食生肉不
獸聞之而
腦裂○營

若說得本源則不犯仁字禪家曹洞有五位法固可愛以
黑為正位白為偏位若說時只是形容个黑白道理更
不得犯黑白二字皆是要從心中流出不犯紙上語從
義便作宜字看浴
不可執定隨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義節
義是个發然說話如利刀着物季札
義如利刀相似人傑錄云似一都割斷了許多牽絆祖道
柄快刀相似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
賢雖千言萬語于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
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
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克已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

仁義其體亦有先後節

仁對義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又有義之體用伯明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因為體義因為用然

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賀孫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

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淳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

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

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答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

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

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便有个流

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个商量從宜之義

然其用則决裂廣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

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

見喜則舒怒則斂方子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

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

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裡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
以訣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
得一箇便曉得其餘个道夫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
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淳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
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
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
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
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柄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

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
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嗟則
為溫吸則為寒耳惟

禮者節文也禮數節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者是
知就理上看所以為是為非者亦知也一為理一屬情

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寓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蔽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

謙遜通曉者多刻毒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
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論恭敬忠信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

于外敬主于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
敬為切導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
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是真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
貌上說端蒙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
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
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
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裡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
恭文蔚

吉甫問恭敬曰恭字軟敬字硬直卿云恭似低頭敬似擡
頭至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
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
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
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個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此欠闕無此間斷樸實頭做
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祖道
忠自裡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便
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多要書目來事直與

語類卷六

夫無會之語皆非

我對其真意而無事

林林是本不可

而對於此其理從

少曰且古意亦

語類卷六終

平以忠計和云始

五

